

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 
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

# 云南地方志佛教资料琐编

云南省编辑组编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

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

# 云南地方志佛教资料琐编

云南省编辑组编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## 出版说明

《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》，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主持编辑的《民族问题五种丛书》之一。

本《丛刊》的资料搜集和编辑整理工作，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各有关地区和单位集体进行的。早在解放初期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有关民族地区，为了开展民族工作，就曾组织民族研究方面的学者和民族工作者，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进行过调查。一九五六年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，秉承党中央指示，进一步组织了若干调查组，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。一九五八年，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、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，在编写《少数民族简史》《少数民族简志》、《民族自治地方概况》三套丛书的过程中，又做了必要的调查。现将历次调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，由各有关单位分别加以整理，编辑出版，这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工作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些社会历史调查资料，大多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材料，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，不准确和不全面之处在所难免，希望读者指正。

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

《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》编辑组

# 前 言

宋思常

云南民族众多，也是多宗教信仰的省份。由于地处西南边疆，自古便是通往印度的交通要道，更与缅甸毗邻，佛教中的密宗阿吒力派很早便传入云南，成为云南的重要宗教信仰之一。相继又从内地传汉地佛教、西藏传入喇嘛教，缅甸、老挝传入小乘佛教，形成各种佛教在云南并行的状况。佛教对云南各民族的文化精神影响较大。云南历代的地方政权和统治阶级都重视佛教这一精神统治力量，利用佛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。它们在历史上，尤以对白族的影响为突出，其次，对藏族、傣族和纳西族的政治生活也发生过不同的作用。

研究佛教的传统是以佛教史和佛教哲学思想为重，所使用的资料多以僧传、佛教史传、灯录和经录为主，而地方志中的佛教资料，由于其记载，粗浅零散，而研究价值不大，因此很少被人注意。但我出于民族调查参考的需要，有时也要查阅地方志书，不时与地方志中的宗教志接触，逐渐使我认识到地方志中的宗教资料对于研究宗教不无用处，特别是调查研究地方民族民间宗教更不可缺少。如果我们的民族民间宗教调查，能善于利用地方志中的有关资料，将使我们的民族民间宗教调查收获更大。地方志虽属官书，但因所记载的宗教内容仅限于本府州县，又比较接近实际，可资参考和比较。这就是我们抄录和编辑云南地方志佛教资料的起因。

云南的佛教，主要是汉地佛教，同全国一样它常同道教融合，所以一些佛教寺院同时供奉道教的神仙，乃至儒道释三教合一，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一大特点。了解这些特点可以利用地方志书的资料，因为地方修建的佛教寺院本身就有不少便是佛教揉合的体现物。云南地方志中的佛教资料的确零散，而各书之间又常互相转抄。在编辑时，为了使本资料较为系统，所以特别抄录了张士麟编纂并经赵士民审定的《云南通志稿·宗教考》中的云南佛教史料。它既是佛教在云南传播、发展和变化的资料，同时也是云南佛教的编年史。在目前尚无较好云南佛教史资料和专书的情况下，它多少可以起着了解云南佛教历史的向导作用。此外，还选录了一些常见的佛教历史文献附后，帮助不太熟悉云南佛教史的读者，了解佛教在云南传播和盛行的情况。为了帮助了解云南佛教典籍藏书情况的读者，特将云南省图书馆李孝友同志撰写的《云南佛教典籍度藏概况》一文收入。

我对佛教素无研究，涉猎的云南地方志书也很有限，主要是从云南民族民间宗教调查研究的需要出发才编这份资料。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得到了董绍禹同志的大力协助，云南省图书馆参考阅览室和云南民族学院图书馆都给予过许多方便，担任此资料责任编辑的李昭伦同志，在编辑方面也提过有益的意见，特别是民族丛书云南省编委会在出版上给予支持，在此一并表示谢意。

这份资料的编选和出版纯属试探，缺点乃至错误一定不少，尚祈读者和专家批评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云南通志佛教史料抄录·····    | ( 1 )  |
| 各地佛寺和历代高僧资料琐录····· | ( 88 ) |
| 云南佛塔资料拾零·····      | (176)  |
| 密宗阿吒力教派资料杂抄·····   | (179)  |
| 云南喇嘛教资料琐录·····     | (183)  |
| 常斋教资料杂抄·····       | (195)  |
| 大理佛教圣地资料选录·····    | (198)  |
| 有关云南古代佛教著述选录·····  | (244)  |
| 附录：云南佛教典籍度藏概况····· | (307)  |

# 云南通志佛教史料抄录

## 一、民元以前云南佛教概况

滇省自古属于东印度，本阿育王旧封。大迦叶尊者受世尊付嘱，入定于鸡足山，地在今之宾川。见于佛书记载者，不一而足，故滇在中国，滇之被佛化为最早。实远在白马驮经以前，然阿育封子饮光将衣之说，为新学家所弗道，顾自历代以来，高僧倍出，称为佛国。虽儒者亦道之。唐宋之际，蒙段割据，未通中国，而历朝国主，率崇奉佛教，各地梵刹，皆蒙氏、段氏所修建。遗留石幢，多刻梵文佛经，而以大理为最盛。故吴梅村诗有洱海与苍山佛教之齐鲁之句，则其事实固具在也。泊乎元代，滇僧照本、圆护、普通、元照等，往天目山，参中峰和尚，受法而归，于是乃有临济宗，而佛教面目为之一变。迨明万历年间，复有彻庸、洪如往天童参密云和尚，为临济宗极盛时代。至于今日，虽不若古昔之隆盛，然宏扬兴起，亦不乏其人。在家居士，自设佛堂，而参禅念佛者，指不胜数。滇人感受佛化之深，可见一斑矣。考佛教在印度，仅有性相两宗，传入中国后，当东晋、隋、唐间，先后成立十宗。小乘有二宗，曰成实、曰俱舍。大乘有八宗，曰三论、曰天台、曰贤首、曰法相、曰禅、曰净土、曰律、曰真言。小乘之在中国，久已绝响，大乘各宗皆极兴盛，而尤以禅、净二宗为最。契机禅宗自五祖宏忍己后，析为南北二派，神秀传北六祖，慧能传南。南派复演为五宗，曰曹洞、曰临济、曰沩仰、曰云门、曰法眼，五宗中以曹洞、临济为最盛，余皆式微矣。传于滇省者，亦惟曹洞、临济，他无闻焉。净土多行于在家居士，而各丛林于参禅之外，亦多兼修净土。至若专以净土名宗，则未之见，意者杀机愈张。故厌世愈甚耶，予懵又乌能知之。兹据各县采访佛教概况，列为一表，以资比较：

云南佛教概况表

| 府名 | 州县名 | 信教人数  |           |
|----|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|
| 云  | 昆明县 | 三〇九五二 | 寺产年收租谷七百石 |
|    | 富民县 | 二〇    |           |
|    | 宜良县 | 七〇    |           |
|    | 罗次县 | 八〇    |           |
|    | 晋宁县 | 四〇    |           |
|    | 呈贡县 | 三五    |           |
|    | 安宁县 | 三八    |           |
| 南  | 禄丰县 | 一〇〇   |           |
|    | 昆阳州 | 三〇〇   |           |

|     |  |  |  |
|-----|--|--|--|
| 府   | 易门县<br>嵩明县   |  |  |
| 大理府 | 太和县<br>赵州<br>云南县<br>邓川州<br>浪穹县<br>宾川州<br>云龙州                     | 四〇<br>三〇<br>六三<br>五〇                     | 佛教传入于周末，时阿育王封其仲子于苍洱之间，崇奉佛教，已建迦蓝名崇圣寺。<br><br>佛教颇盛，未报人数及寺产。<br><br>据采访人数已列入表，但表已缺，无从记入。<br>境内颇有佛教。 |
| 临安府 | 建水县<br>曲江坝<br>石屏州<br>阿迷州<br>迤海县<br>河西县<br>曙戛县<br>蒙自县<br>个旧<br>靖边 | 四〇〇<br>九<br>三〇<br>七<br>一〇九<br>一二〇〇〇<br>五 | 曲江坝于民国年间已分设溪县，治采访分设，故仍分填，后仿此。<br><br>采访不详。<br><br>个旧，靖边于民国后，另设县治，虽有采访，所报不详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楚雄府 | 楚雄县<br>镇南州<br>南安州<br>定远县<br>广通县<br>姚州<br>大姚县<br>直却               | 一五<br>一二〇〇<br>四二〇<br>二〇〇<br>三            | 无僧尼，只有长斋教。<br>采访不明。<br>住持僧有曹洞、临济、沩仰等宗教寺产被提，所余无几，法器无多。  |
| 潞江府 | 河阳县<br>新兴州<br>江川县<br>路南州   | 一六<br>十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无僧尼，惟有皈依之男女居士。<br>采访不到。  |
| 广南府 | 宝宁县<br>富州县   |  | 采访未到。<br>采访不及佛教。   |

|     |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|
|-----|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|
| 顺宁府 | 顺宁县<br>云州<br>緬宁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三五                   | 有寺院五六所，寺僧及寺产均不详。<br>仅有寺院，僧流绝迹，惟有行脚僧卓锡于此。<br>寺院十处。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曲靖府 | 南宁县<br>沾益州<br>陆凉州<br>马龙州<br>罗平州<br>寻甸州<br>平彝县<br>宣威州 | 二四<br>六〇<br>二〇<br>五〇 | 采访阙。<br>采访不详。<br>采访不详。   |
| 丽江府 | 丽江县<br>兰坪<br>中甸厅<br>维西厅<br>鹤庆州<br>剑川州                | 五〇<br>八〇〇<br>一四五〇    | 禅宗，净土宗。<br>虽有采访，不详人数。<br>采访不列佛教。<br>颇有佛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普洱府 | 宁洱县<br>思茅厅<br>威远厅<br>他郎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三五<br>五〇〇            | 采访未到。<br>不详人数。   |
| 永昌府 | 保山县<br>永平县<br>腾越厅<br>龙陵厅<br>永康州<br>干崖<br>盏达          | 五一<br>六三<br>十三       | 佛教颇盛，组织有佛教分会，但不详人数。<br>有佛教，不详人数。<br>有佛教，不详人数。<br>有寺院六处。<br>有佛教，不详人数。 |
| 开化府 | 文山县<br>安平厅   | 一〇                   | 采访未到。  |
| 东川府 | 会泽厅<br>巧家厅   | 八〇二                  | 颇有佛教。<br>无僧尼，上列系男女居士。  |
| 昭   | 恩安县<br>镇雄州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采访不详。<br>采访阙。  |

|       |  |           |  |
|-------|--|-----------|--|
| 通府    | 彝良县<br>威信<br>永善县<br>绥江<br>盐津<br>大关厅<br>鲁甸厅 | 四二<br>一〇  | 僧尼少，皈依者多，但不详人数。<br>僧尼居士均有，人数不详。<br><br>人数不详。<br>采访未到。<br>不详。 |
| 景东直隶厅 |  |           | 少佛教。   |
| 蒙化直隶厅 |  | 六〇        |  |
| 漾濞    |  | 四         | 有寺院十四处。  |
| 永北直隶厅 |  | 四         |  |
| 华坪    |  |           | 有寺院数处，人数不详。  |
| 广西直隶州 | 广西州<br>师宗县<br>弥勒县<br>邱北县                   | 一〇〇<br>二〇 | 采访未到。<br>有寺院四处，人数不详。   |
| 武定直隶州 | 武定州<br>元谋县<br>禄劝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五〇        | 无僧尼。<br>采访未到。  |
| 元江直隶州 |  | 一三〇       |  |
| 新平县   |  | 一〇〇       |  |
| 黑盐井   |  | 四〇        |  |
| 白盐井   |  | 六二        |  |

《云南通志稿·宗教考》张士麟编纂

## 二、佛 教（一）

滇之佛教，传闻于汉晋，兴隆于唐宋，昌于元，盛于明，而衰落于清。记录虽未详尽，略可考见源流。佛教之盛衰，与政治文化互为因果，亦究滇史者，所不可忽也。

《南诏野史》载郑仁旻时，僧智上撰《封氏三记》，又载段素英时述《传灯录》、《滇释纪》曰：续其云南之禅证二书不传，不审其内容也。

元至正间，华亭山僧玄峰撰《高僧传》已刻版（见碑记），今亦不传，不识其书限

于滇僧否？明季鸡足山僧周理取大巍之《竹室集》，朗月之《浮山法语》，合滇南诸名德小传，为《曹溪一滴》。清初苍山僧圆鼎覆益以诸家禅师语录，与夫志乘、塔记之文，辑为《滇释记》，云南僧史此为较备。观所录或近于荒唐，或强为比附，且有与滇无关而载之者。盖圆鼎杂抄旧说，间出传闻，未为深究。又所徵引多不注出处，为要前人记录也。

明、清志书有寺观志与方外传，又于山川古迹，杂异诸门，亦往往载佛教事迹。虽采述未备，且鲜有条贯，虽亦足资考校。晚近则石屏袁树五嘉谷撰《滇南释教论》，载《卧雪堂文集》中，推究远古，迄于近世，惟亦概说，而未详稽故实。会泽夏嗣尧光南之《滇南佛法源流》亦颇简略。新会陈援庵恒撰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徵引极博，识断至精。云南佛教史事，乃有完善之本。其书断自万历年间，述明季事迹甚详。明季则录陈氏书之有关云南者，复稽载籍碑版之有关云南佛教者，别其条次，以时以事，分述如次：

### （一）明季以前云南佛法之盛

吴伟业诗曰：洱水与苍山，佛教之齐鲁。此清初人赞美云南佛教之辞，世人或睹今日云南佛教衰败。疑梅村诗为过誉。然政之史迹，晚明以上，云南佛化之深，为他省所不及。惜记载或缺，且邦人不好为夸张之辞，故为世人所忽略耳。夫佛法为化导众生，皈向觉王，原不分于缁素，故以住持三宝，开宗立教论。云南佛教固较逊于他省，若以佛化之普及而论，众生崇信三宝之广，遵行遗教之虔，则较之他省有过之无不及。

观元明人所亲见之记录，可以知之。若仅出于一、二人之言，或以为不足信。然吾人所见，凡述滇人信佛者，则无一人不盛称之，且未见与此相反之说。则元、明间，云南佛法普遍流行，信仰诚笃，其事可传。姑略举元明人所说如次：

元初郭松年《大理行记》曰：此邦之人，西去天竺为近，其俗善浮屠，家无贫富，皆有佛堂，人不以老壮，手不释数珠。一岁之间，齐戒几半，绝不茹荤饮酒，至斋毕乃已。至其处者，使人名利之心俱尽，此大理大观也（亦见张道宗《记古滇说集》）。

李源道《创修圆通寺记》（延祐七年）曰：“滇俗奉三宝尤至，户有梵宇，昕夕熏燎，钟磬声相闻，少老牢自持律，不轻毙一蚁。”

李源道《万春山真觉寺碑》（泰定二年）曰：“南人崇信浮图，甚至因敬生悟，人知向方。”

述律杰《重修大胜寺碑》（至正四年）曰：“古滇居民慕善，斋洁茹苦食淡，手捻普提珠，口诵阿弥陀者，比比皆然。由其地连西竺，与佛国通，理势然也。”

支渭兴《重修五华寺记》（至正二十八年）曰：“云南去天竺，里以万数，而真乘佛印与儒典并兴。上自豪贵，下及贱隶，莫不顶戴钦奉”。

张纨《具足禅院记》（洪武二十六年）曰：“焚人修缮刹宇，寻袭师宗，事佛惟谨。”

张通崇《宝山正觉禅寺记》（宣德四年）曰：“滇国两隣乾竺，好善者众。老稚牢持戒律，不轻毙一蚁，无山不寺，无寺不僧。”

陈逊《重修海源寺记》（宣德八年）曰：“滇南土俗，民之信佛尤笃。”

《景泰》卷一引旧志书曰：“僰人无间贫富，家有佛堂，老幼手不释数珠。一岁之间，斋戒居半，朔望则裹饭袖香入寺理佛、饭僧。二月八日为迎佛会，相率罄其资从事，虽废万钱，莫之惜者。今牧守尝节约者，此会少也。”（按云南府风俗）

唐瑜《迁建观音寺记》（成化二十一年）曰：“云南俗善佛教，虽衣食弗继，而崇奉之者不少。”

正德《云南志》卷六曰：“僰人与汉人杂居，俗最重佛。每年二月八日为赛佛会，佛车纸塔，填塞道路，男女纵观，亲戚相贺，七日方罢（徽江府风俗）”。

杨德《弘山集序》（万历乙卯）曰：“滇俗率斋事佛，惟日不足。”

谢肇淛《滇略》卷四曰：“叶榆以西，接壤天竺国，故自唐宋以来，崇奉释教，日甚一日。朔望则裹饭袖香，入寺礼佛、饭僧，俗曰：“信三宝家，永为和合。点苍、鸡足大鼎之间，缙徒云集，搭桂兰若，金碧辉映相望。豪属乡绅，财物不以治第，施贫而尽，畀为檀林梵宇之费。至于土官桀骜好命，一遇缙流，无不膜拜顶礼，舍资如流。”

《白古通》、《南诏通记》、《野史》等书，什九载佛教神僧灵迹，诡譎可献，亦足见当时之崇尚也。

如上所举，并亲在云南者，所记众口一词，当非虚语。而当时崇信佛法者，为僰人与汉人。僰即今之民家，蒙段时为大宗族，其信佛之深，元初已然。若非经长时期熏染，佛化曷克至此。谢肇淛谓唐宋以来，崇奉佛教者是也。而云南居民，宗支不一，民家之外，以爨人与摆夷为著，然初未尝信佛法也。

杨兴贤撰《狮山建正续寺碑记》（延佑七年）曰：“南诏右释其来尚矣，然三十七部之俗，嗜杀性成。虽老师宿德，家至日见，提耳训诲，犹执迷不悛，无缘而化。张统《具足禅院记》亦曰：“西南诸种，曰僰、曰爨、曰僚、曰夷，而旁孽庶醜，又不可恶记。独僰人事佛，余种皆不之信，盖其气习使然，无足怪者。今爨人亦多信佛，则明以后始渐化也。又摆夷佛教，今日甚盛。惟元初《马可波罗（Maycopolo）行纪》谓金齿无佛像，亦无庙宇，惟崇拜其族之元祖而云。吾辈皆彼所出。明初钱古训、李思聪之《百夷传》谓麓川俗：不祀先奉佛，亦无僧道。据摆夷文《耿马源流》所载，土司罕虔时，始有佛教，自暹罗传来。虔为万历间人，知摆夷之有佛教，亦万历以后事，惟车里则较早耳。滇之西北，今流行喇嘛佛教，而所知丽江五大寺中，以福国寺之喇嘛为最早，始自万历年间。万历以前，福国寺为禅林也。其余四寺，则创自明季，至乾隆年间。唯中甸之喇嘛教，则为较早耳。为西北之喇嘛教也。

## （二）远古传说之可疑

明季以前，云南佛法之盛，为可知之事实。而所以盛者，当经长时期之薰陶，非骤然而至。则云南之有佛法，始自何时，须当考求者。后世传说事迹甚古，始迦叶、阿育王、摩腾之故事，然皆依附，非有确据，不可轻信也。

### (三) 迦叶入定鸡足山辨妄

正德《云南志》卷二九曲山曰：“相传此山，乃迦叶授金兰入定之所。万历天启志书，及李元阳、谢东山、王士性、方汛庵、汪蛟、周懋相、阮尚宾、王天工诸人，记鸡足佛法之始，皆同此说（按文并载《鸡足山志·艺文志》）。徐霞客《鸡山志略》卷六，神迹原始，即记迦叶传法正宗。”今见康熙《鸡足山志》卷首载迦叶尊者，守衣入定，象及鸡足山迦叶尊者赞。又卷一叙录曰：饮光为释迦大弟子，传衣入定，实在鸡山，宁灯不熄，盖始于此山，以尊者名故。考订宜详也，因首及之此卷，即载迦叶事迹。释圆鼎《滇释记》首载法源鸡足，摩诃迦叶菩萨事迹，末曰彼时。阿难亲刻菩萨像一尊，遗于华首门。今迦叶殿所供小像，是滇南佛法自斯为始。明清以来，传说迦叶入定，即在今鸡足山之华首门。且言阿难朝礼，石门曾开。唐小澄叩石门，忽然中开。明嘉靖间一僧结草庵于石门，苦行三年，梦石门忽开，殿宇斋堂，历可指。成以为迦叶灵迹，即藏于此。又如汪蛟说山巅有迦叶卓锡成泉，名八功德水（按八功德水见具舍论）。《徐霞客游记》卷六曰：迦叶石上圆孔，为迦叶卓锡之迹。《鸡足山志》卷二有阿难合、阿闍石之遗迹，以为迦叶入定于此山，斑斑可考者。然证之天竺记录，则非也。释迦（Sakyamuni）弟子摩诃迦叶波（Mahakasyapa）（此曰饮光），以法付嘱阿难（Anamaa），辞阿闍世王（Ajatasatsu），入定鸡足山事，释典多载之。西晋安法钦译《阿育王传》卷四，摩诃迦叶涅槃因缘曰：“尊者迦叶，至鸡足山三岳中，坐草敷上，加趺而坐，作是念言，我今此身著佛所与，粪扫衣自持己钵，乃至弥勒兴世之时，令不朽坏山，即自合覆尊者身。梁伽婆译《阿育王经》卷七，迦叶因缘，北魏吉迦夜译《付法因缘传》卷一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邪杂事》卷四十诸书，纪迦叶入定事，皆如是说。然迦叶入定之鸡足山，在中天竺也。法显《佛国记》曰：“到王舍新城（Rajagrka）入谷搏山东南上十五里，到耆闍崛山（Gvidhakuta），停止一宿。还向新城，从此西行四由延（按纳三十里）到伽耶城。（Budhagaya）。（按以上节录原文）南行三里到一山，名鸡足大迦叶，今在此山中，劈山下入，入处不容人，下入极远，有旁孔，迦叶全身在此中住。孔外有迦叶本洗手土，彼方人若头痛者，以此土涂之即善。此山榛木茂盛，又多狮子、虎、狼，不可妄行。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九，摩伽陀国（Magaaha）曰：“莫河河东入大林，野行百余里，至屈屈托播陀山（Kukkutapudajirj），唐言鸡足山。慧琳《音义》曰：原屈吒山梵语唐曰鸡也。见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八十二，亦谓窣卢播陀山（Garupadah），唐言尊足山。高峦峭险极深，壑洞无涯，山麓溪间，乔林罗谷，岗岑岑嶂，繁草被岩，峻起三峰，傍挺绝穹，气将天接，形与云齐。其后尊者者大迦叶波居中，寂灭不敢指言，故曰尊足摩诃。迦叶波叶，声闻弟子也。厌世无常，将入寂灭，乃往鸡足山，即入三峰之中，捧佛袈裟而立，以愿力故三峰斂覆。故今此山三脊隆起，道宣《释迦方志》卷下，法云翻译《名义集》卷三所载，并出《西域记》。义净《求法高僧传》卷上曰：“那烂陀寺，西南向大觉，正南尊足山，并可七驿。尊足山即鸡足山也。”又继业《西域行程》曰：“摩伽提国（按即摩伽陀，亦作摩竭陀）南百里，有孤山，名鸡足三峰。云迦叶入定处”。此并亲历其境者之言也。

据法显传，鸡足山在王舍城西四由延，又南三里。经葛尼刚（Cumingham）之考证，定为今（Kurkihar）镇北，北东三里之（Uurahi）山。其中央最高峰尚有残瓦环绕地基之遗迹（见岑勉仲《佛游天竺国记考释·引》）。又邦乃爵（Banerjil）以为伽耶（Budahagaya）东南，东二十里之，（Gurpahill），即鸡足山。日本足六喜六即申此说（见《法显传考证》）。盖《佛国记》所云伽耶城，南行三里为三由延之误。始有山可寻，自贝尔（Benl）核正《佛国记》文，诸家并从其说。所称之为山名虽不同，而所指则一处。此可确知鸡足山在王舍城南，距菩提树东南十余里之处也。

山之名鸡足，以形似也。道宣《释迦方志》卷下，摩竭陀国曰：“屈屈吒播陀山，直上三峰，状如鸡足。”志磐《佛祖统纪》卷五记迦叶入定事曰：“鸡足山，其山三峰，如仰鸡足”。又卷三十四所载同。按：梵语屈屈吒播陀，意鸡足也。法云《翻译名义集》卷二鸠伽吒（Kukkuta）此云鸡也（又大正藏2130号之翻梵语所载同）。《礼言梵语杂名》曰：“梵语距罗俱吒，鸡也。”（见《唐梵语双对集》并同）《唐梵消息》曰：“波驮脚。（按：诸书异字，鸠伽吒或距罗俱吒，音并与屈屈吒近。又播娜或波驮音并与播陀近。则屈屈吒播陀者，意即鸡足，故译语如是也。）

云南之鸡足山，亦以形状名。王士性《游鸡足山记》曰：“鸡足山前紆三距，后伸一支，若鸡足”。然冯时可《鸡足山记》曰：“鸡足山三支并起，鼎峙若鸡足。”山之形势，康熙《鸡足山志》详记之。然则山以形状得名，两山之形相类，故命名亦相同，此固不足怪者，惟不能附会甲山之事迹于乙山也。考印度山名有比罗娑落（Pilusagiri），此言象额湿缚拏（Asrakarna），此言马耳。逾健达罗（Yugawdhara）此言双峰。苏迷卢（Sumern），此言妙高。诸山（按：并见《翻译名义集》卷三）。与中土山名同者多也，岂能认为一山，而以其事迹相附会乎？释同揆（即文果）《苍洱丛谈》曰：“唐乾德二年，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，求舍利及梵书，至开宝九年始归，其纪录行程（按：即《继业行程》载《吴船录》）曰巍峰、曰鸡足山、曰优波掬多（Upagupta）石室、曰王舍城（Rajagrha）、曰鹫峰（Grdhrakuta）、曰阿难半身舍利（Carira）塔、曰毕钵罗（Pippaea）窟。以今考之，皆大理古迹也。

《白古通》载：释迦佛在西洱河。如来说，而藏中谓灵鹫山为如来说法华经处，其说相合。又佛灭度时，迦叶尊者在耆闍崛山，后入鸡足。鸡足与灵鹫相望，而毕钵罗窟舍利塔现存，则《通纪》及《酉阳杂俎》、《吴船录》俱同一辙。虽远近大小稍异，然徵今考古，不为无据，亦足起缙白之信向耳。则凡释民之古迹，并在西洱河也。见于志乘者，有点苍山，即耆闍崛山，毕钵罗窟在白崖诸说，然托名耳。杨士云《弘山存稿》卷十一山川辨曰：“点苍山或以为灵鹫山，盖借称耳。灵鹫山在天竺国，即汉身毒，都临恒河。此说最合理，盖云南佛法既盛，以后以佛国山川之名，借称云南之山川，故好事者所依附。不能以借名，而说其本山本川即在此也。

前人亦知迦叶入定之鸡足山在印度，又欲以云南之鸡足山附会之，故谓云南古为印度国境，则谬妄也。李元阳《放光寺记》曰：“按内典鸡足与耆闍崛山（按耆闍崛山）（Gvdhahuta）相邻，此地在唐以前原属西域天竺界内。谢东山《游鸡足山记》曰：“余惟昔释迦佛生周昭王之世，迦叶为之大弟子，是时滇中为西域之境，未与中国通，故迦叶得占鸡足山为道场”（汪蛟游记所说同）。《鸡足山志》考证曰：三代时，滇中原属

西域之地，为阿育王所封，考之古典，野史，点苍即灵鹫，则此鸡山为迦叶尊者入定之处无疑矣。缘鸡足山，至汉以后，始通中国。而中原观佛书哆大多荒唐语，遂以佛为不复人世所有。故亲观鸡山华首石门，而反疑尊者未必在此。盖不知鸡山，当周时原在天竺幅员之内，具此山前后数百里之间，诸佛菩萨灵迹显著者甚多，其为佛地也。可知以欲实指迦叶入定在云南鸡足山，谓云南古为天竺国境。然迦叶入定之鸡足山，距王舍城（Rajagkra）甚近，岂能在数千里外之西洱河畔乎。况遍翻载籍，无可证云南在汉以前为天竺国土，欲以鸡足山之附会而意造史事者，愚者诬也。总之，鸡足山之传说，为佛徒比附，不可误认为确有其事也。

#### （四）阿育王子封滇辨妄

《万历志》卷十六曰：“邃古之初，西海有阿育国，其王能登云上天（原注出隋书），娶天女生三子，长曰福邦，次曰弘德，季曰至德。封长季二子于金马碧鸡，俾各主其地，次子封于苍洱之间。阿育俗奉佛教，恶杀不茹荤腥，日食白饭，人称之为白饭王，为白国之鼻祖也”（释同揆《苍洱丛谈》所载同惟白作梵）。谢肇淛《滇略》卷二曰：“点苍山中，梵宇丛林络绎相望，相传为阿育王封国三千兰若。兹德其半，今存什一耳。”又曰：“弘圣寺塔，高二十余丈，十有六级，相传周时阿育王所造塔也”。释同揆《苍洱丛谈》曰：“天竺幅员之内，为阿育王故封。曾建八万四千塔，大理塔基数百，皆其旧址。”又曰：“弘圣寺旧名王舍寺，浮图高三十丈，十六级，阿育王建。苍山向有五百寺，皆阿育王建，今尚有六十余”。按：此谓阿育王布佛法于滇，封其子于滇，所说遗迹，若有所本。然阿育王子至滇之说，始见于张道宗《记古滇说》，证之内典，则无其事也。

《记古滇说》曰：“周宣王时，西天竺国有国名摩耶提（Magadha），乃净饭王摩耶之后裔也。摩耶提名阿育王（Asoka）生三子，长曰福邦、次曰弘德、季曰至德。三子俱健勇，因父阿育王有神骥一匹，身高八尺，红架赤尾，毛有金色，三子共争之。王莫能决，乃曰：三子皆一也，与一则偏一，而不爱于二也。”命左右曰：“将我神骥纵驰而去，有能追获者主之。”乃一纵直奔东向而去，三子各领部众相与追逐，有季子至德，先至滇之东山而获其神骥，乃就名其东山以为金马山。长子福邦续至滇南之西山，闻季子已获其马，停憩于西山之麓，忽有碧凤呈祥，后目山曰碧鸡。次子弘德后至滇之北野。各主之不回，王忧思滇类众恐未获归，乃遣舅氏神明统兵应援。将归，不期哀牢夷君阻兵塞道，不复返矣（按：后文又曰：前哀牢王阻其道，阿育王三子不复返矣，遂归滇各主其山。）。

阿育王三子，并神明四甥舅之遗众，同诸夷新处，崇信佛法，不忍杀生，迁居白崖、鹤拓、浪穹。

汉宣帝遣谏议大夫王褒求滇金马、碧鸡之神。神乃阿育王之仲季子也。因收金马，见碧鸡腾翔，各以山主之，乃兄弘德，舅神明俱为神矣。

南诏威成王乐诚九年，追封阿育王三子一舅，皆溢以帝号。而神主各山，以庙祀之（按：《南诏野史》卷，贞元十九年，异牟寻封云南金马、碧鸡二山之神为景帝。）。

长子福邦为碧鸡山主。庙山之下，溢曰：“伏羲山河清邦景帝”，次为“灵伏鬻夷滇河圣帝”，三为“金马名山至德景帝”。庙于金马山麓，溢舅氏神明乃曰：“大圣外祖神明天子”，庙亦碧鸡主庙之左。宣武帝隆舜三年，幸善闾城，祭阿育王子金马碧鸡二山景帝及祀神明天子各立庙。按：此说多见于滇史之书（如《康熙志》卷三十、《滇考》卷上、王崧《道光志钞·封建志》及诸本志书。）。

所有异同，咸以意说，非有根据，不暇详校也。

按：佛入灭，以法付属摩诃迦叶波，为西土法门始祖。自后阿难陀末由地（Madhyamika）优波鞠多（Upagupta）相继弘持佛法。据《佛祖统纪》卷五，优波鞠多，以佛灭百年出。其时摩伽陀国阿育王（Asoka）（即阿输柯，亦作阿输迦、阿怒伽、阿迦王，此曰无忧王也。），敬信三宝。礼请优波鞠多尊者入于内宫，安置宝座，自扶而上白言大圣佛。所游方行住之处，悉欲起塔。增长众信，及宣扬佛法，广播众土，厥功甚伟（据《付法因缘传》卷三。）。阿育王统摄瞻部化治人神为大护法。内典多载，宣教事迹，无纵神马来滇之说。今存阿育王摩崖刻石第十三柱，纪阿育王在世时，分遣大德至各地传教，事迹惟无至中国之语。则滇中传说，必不可信。其事荒诞，盖以散见内典。阿育王事迹而依附之也。

西晋安法启译《阿育王传》卷一曰：“世尊向王舍城，次弟乞食，与阿难在巷中行，见二小儿，一名德胜（梁伽婆罗译《阿育王经》作昆阇耶）次族姓子，弄土为麴。德胜掬土奉世尊，世尊即便微笑。阿难白佛言，何因缘故，现于微笑。佛告阿难，我若涅槃，百年之后，此儿当作转轮圣王。四分之一于花城（《阿育王经》作波吒利弗多城。）作正法王，号阿恕伽。分我舍利，而作八万四千宝塔，饶益众生（按节略。）。伽婆罗译《阿育王经》、吉迦夜译《付法因缘传》、真谛译《部执异论》、玄奘译《异部宗轮论》诸书，并有是说。佛作予言，后果属二百五十六比丘，至各地多起宝塔，广播弘法。言滇南佛教者，亦依附之，以为阿育王时传法至此也。

《阿育王传》卷三，记其太子驹那罗（Kumava）作拘罗那，又作鳩那罗，拘波拏。生有异眼、出征乾罗陀国，得义尸罗彼城（Taxila），治理其地。阿育王重病，将以驹那罗为王。其嫡母妬之，设计，使义尸罗人姚驹那罗眼，乃盲目归（亦见《阿育王经》及《付法因缘传》诸书。）。符秦县摩难提译《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》（按：驹那罗初名法益，亦作法增。），即专记此事。意者后人误读乾罗陀为乾陀罗，乾陀罗（Gandhara）在北天竺。其名亦用于云南（见法国伯希和之《交广印度两道考》。），乃谓驹那罗至云南。又驹那罗本雪山鸟名，以太子之眼似此鸟，故名之。译音本无定字（已见上文），而说者或以驹字附会神驥，以神驥而附会滇池之金马山乎？

《阿育王传》卷七，记狮子国主，贡献五枚如意宝珠。有一珠与诸夫人，若与一者，恐余者恨。阿恕伽王即遣人入宫，唱言其有衣服缨络最第一者，当与此珠。此事与纵神驥故事相类，不识其说，即蜕化于此否。

然不论此说，缘何而起，当出虚构。内典所载阿育王事迹，独无三子之说，又无纵神驥，使人往追之说也。

且金马碧鸡（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同），《汉书音义》曰：“金形似马，碧形似鸡也（《后汉书》李贤注引）”。王隐《晋太康地》记云南青岭县出碧鸡（《太平御览》入

引)。按：青蛉县，在今大姚北境，及盐丰、永仁之地（说详汉晋云南郡县考释。），北滨金沙江。盖其时青蛉县，以出金与碧著也。其物产量既少，且金形似马，碧形似鸡者当更希，乃不免有附会。《后汉书·西南夷传》曰：禺同山，其山神有金马碧鸡，光景倏忽，民多见之（已见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）。《汉书·郊祀志》“宣帝即位，或言益州有金马、碧鸡之神，可醮祭而致之。于是遣谏议大夫王褒，使持节而求之。”又《王褒传》卷六十四下曰：“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（按：宝字当留意），可祭祀致之。宣帝使褒往祀焉，褒于道死，上悯惜之”。《后汉书·西南夷传》注引王褒《碧鸡颂》曰：持节使王褒谨拜，南崖敬移，金精神马，缥碧之鸡。处南之荒，深谿回谷，非土之乡，归来归来。汉德无疆，广乎唐虞，泽配三皇，直视金马、碧鸡为神物也。初所谓金马碧鸡，以金与碧为主，名马与鸡，为形容词。至是以马与鸡为主名，而金与碧为形容词。左思《蜀都赋》金马骋光之绝影，碧鸡倏忽而耀仪。思别传曰：金马电发于高冈，碧鸡振翼而云披，即用其说，自后以金马碧鸡为倏忽莫辨之神物也。

而滇池之传说，《汉书·西南夷传》曰：“有神马四匹，出滇池河中，甘露降，马鸟见”。又曰：“滇池河土平敞，多出鸚鵡、孔雀”。《水经·温水注》：滇池城长老传言，池中有神马，此神马、鸚鵡，不免与金马碧鸡混为一谈。乃谓滇池有金马碧鸡，于是滇池有金马山、碧鸡山也。樊绰《云南志》卷二：“碧鸡山在昆池西岸上，与拓东城相对。金马山，在拓东城螺山南二十余里，高百余丈，与碧鸡山东南西北相对。土俗传曰：“昔有金马往往出见，山上亦有神词。”山上之名，起于何时，已不获考。惟《南诏德化碑》曰：安宁、镇雄诸爨要衝，山对碧鸡，波环碣石。安宁即今之安宁县（说详隋唐云南州县考释）。则碧鸡山之名，初唐已有之，而樊绰谓金马山亦有神祠者，知当时已封金马碧鸡山神。而金马碧鸡之来历，亦自不免神异之传说。

疑云南之佛法既盛以后，欲托佛法起于远古，乃谓阿育王子封滇，而与金马碧鸡神话合为一事。此《记古滇说》之故事所由起也。此说之始，当在元代以前，而张道宗录之，以为史事。观所纪，尚无叶榆阿育王塔之说。后使附会叶榆佛教亦始自阿育王也。此类传说，仅足为研究民俗学资料，不必深究。然言滇史者，以为确有其事，且误为白国之祖。又野史谓庄躡信佛法，滇王常羌好佛，国事不振之说，亦无稽，不足信。故举其可考者，以辩传说之来历如此。

## （五）鹤拓妙香国辨妄

谢肇淛《滇略》卷四曰：“世传苍洱之间，在天竺为妙香国”。释同揆《苍洱丛谈》亦曰：“大理府为天竺妙香国（陈鼎《滇黔纪游》同）。万历志卷二曰：“香崖在苍山中峰之半，世传释迦文佛六年棲雪山苦行之地”。释圆鼎《滇释纪》曰：“妙香国，即今大理也，亦曰鹤拓”。盖鹤拓即妙香国也，当出自梵语。然考《新唐书·南诏传》曰：“南诏或曰鹤拓。”《资治通鉴》乾符元年，法（按：隆舜）立国号鹤拓。则南诏亦称为鹤拓。《五代会要》卷三十、《册府元龟》卷九八一，并载大长和国（按：郑氏），转牒亦称来自鹤拓。惟会要作鹤拓，元龟作鹤枯。鸚为鹤字之讹，枯为拓字之讹，形并相近也。胡曾代高骈《回云南牒》曰：“且按此朝之，旧仪未悉，彼国之新制

不知鹤拓，惟认苴咩。”此辨南诏新旧名号，以鹤拓为新名。高骈回牒应在乾符元年冬季以后，是时始用鹤拓新名，通鉴所云可信。崔致远《桂苑笔耕集》卷二，谢示《南蛮通和表》曰：“入鹤拓，使迴得驃信表。”通鉴广明元年考异曰：“云南事状卷末，载陈敬瑄与云南书牒，或称鹤拓，或称大封人。并乾符元年以后事也。”自后鹤拓为大理之别号。《玉海》卷一五四交趾贡方物条，祥符七年，七月言败鹤拓，蛮贡马，献捷。张道宗《记古滇说集》以白崖鹤拓、浪穹并称此，并以鹤拓称大理也。其见诸吟詠者，康李子山（按：当是嵯峨。）见景山（即李京）归自南，谈点苍之胜，寄题一首“有客新从鹤拓回，自言曾上五华台”之句。《万历志》卷二王时遥聆点诗有“归目遥瞻鹤拓城，点苍山色正青春”之句（见《朝天集》）。沐璘《食点苍山雪诗》有“揭来鹤拓城，获此苍山雪”之句《正德志》卷二十四。并以鹤拓称大理。《景泰志》卷五曰：“大理旧名鹤拓”，即谓此也。

鹤拓之名，于义无徵。考之，即乾陀罗之异译也。波斯国拉史哀丁(Rachid-Id-din)之史记汇编曰：“中国(Cathay)（按：契丹即称中国）之南有国，中国人名之曰大理(Dai-Lion)，蒙古人名之曰合刺章(Karajang)，印度及迦湿弥罗(Kancmira)语则名之曰乾陀罗(Kan-dar)。即吾人（按：波斯语）所称为之Kandahar是也。”则梵语称云南为乾陀罗也。据缅甸史书载，十一世纪时，阿那律陀(Anoyata, Anurnddha)王曾求佛牙于乾陀罗逻阇(Gandhalaraj)，而未得此地名。世人已知在云南，故晚近缅甸史书已改称乾陀罗逻阇为云南。然乾陀罗在印度之北，或疑非在云南。伯希和(Panl peiliot)《交广印度两道考》曰：“越南半岛（按：中南半岛。）印度化之民族，咸有在其地建设一新印度之习惯。曾将印度地名移置于其国内，有时将本地之名梵化，有时竟以印度之名名之（按：此种情形中南半岛有之）。云南处越南半岛之北，与乾陀罗(Gandhara)在印度之北相似。且乾陀罗四面有山，欲达云南，亦应经过山岳。此种地势方位，已有称云南为乾陀罗之理。在Sasanavamsa史书亦志有迦湿弥罗乾陀罗(Kac, miragandhara)一地，谓此地先非中国一部，后并入中国版图。有人枉寻中国国势何以能达到印度乾陀罗之理，殊不知此地即云南也”。此说甚精审，盖云南与乾陀罗有类似之点，故缅甸人称云南为乾陀罗，乃假梵名，实非一地。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二十二曰：“乾陀罗国在中印度北、北印度南，二界中间。”而云南亦以之自名鹤拓，即乾陀罗之音近异字也。

乾陀罗梵名之gan，对音鹤，dha对音拓，古音当相近。广韵鹤（下名切）在匣母惟古喉牙音相通，即唐代印度译名梵音之k或g，汉译作匣母字者往往而有。如ganga多译作恒河，《西域记》作殑伽。Ghazni《西域记》作鹤悉那，《北史》作伽色尼。Kunduz《西域记》作活国。则梵音gan，拉施哀丁作kan，汉译作乾，南诏译音作鹤，音自相近也。又南诏语（即今白子语）。无收声n或ng，凡借用汉字音读收声n或ng者，失其附声，而微有r或k之多衍音，略近入声收声k，故gan之音，稍变为gak也。

又《广韵》鹤拓二字，并在铎韵，假定音读为ok。汪荣宝歌戈鱼模古读考，曰唐宋以上，凡歌戈韵之字皆读a，不读o。又曰：鱼模转入，则为药铎，药铎之韵摄为ak，若然则鹤拓之音，南诏读gakdhah或gakdhar。即为ganahara之译音。南诏之又名鹤拓，即乾陀罗异译，可得而说也。